

粉紅國族刑虐：從巴勒斯坦的恆久佔領看帝國主義與性別粉飾

曾浚赫謄稿，何春蕤整理

時 間：2016年3月5日（六）下午2-5

地 點：台北市客家文化會館四樓會議室(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57巷11號)

主持人：何春蕤（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與談人：Sarah Schulman（美國史坦頓島學院的特聘教授）

周世瑀（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

洪 凌（世新大學性別所助理教授）

陳逸婷（苦勞網記者）

現場口譯：何春蕤、黃道明（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何春蕤：歡迎大家光臨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這一學期在台北所主辦的座談會。今天我們以近年來很常聽到的「粉紅清洗」為主題，從這個名詞所描述的發源地——巴勒斯坦——來重新檢視這個概念所代表的現象和發展。

這個聽來遙遠的地方和好像很抽象的概念其實也不是這麼遙遠或難懂。事實上，像「粉紅清洗」一樣，把同志友善串連到國家意識形態上，就連在台灣也發生過。2003年陳水扁總統任內曾主動向國際媒體宣佈，行政院的〈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將承認同性伴侶或婚姻。我還記得當時國際媒體紛紛追著同運的朋友問這個問題，而我運動圈的朋友們都非常驚訝，說政府一向推托，對同志議題很冷漠，從沒聽過政府要採取這麼進步的措施。後來朋友們花了好大的力氣向國際媒體解說事情沒這麼美。那個時候大家就清楚感覺到政府「用同志議題來美化自己」的作為。

就在這個很高調的國際表演同時，也是2003年，民進黨政府充分表現了它對同志議題的不友善。除了當時部份民進黨內閣成員和立法委員堅決反對〈人權保障基本法〉草案之外，還提出了令人瞠目結舌的歧視言論。例如民進黨立委侯水盛提出「同志亡國論」，呂秀蓮提出「愛滋天譴說」。當年同運團體都抨擊兩人的歧視言論，批判民進黨根本沒心支持同志人權。眼下民進黨即將上任全面執政，同志議題的前景如何恐怕很快就要面對考驗，結果如何，且拭目以待。

同志議題最近幾年在國際間突然變成像是美國、歐盟向世界宣示開明進步的主要指標，讓原本污名纏身的同志權益議題和國族意識形態、國族形象接合起來。同時，在論述上，我們也聽到對所謂「粉紅清洗」、「同志國族主義」的強烈批判。這個趨勢是什麼意思呢？這些批判針對的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了4位長期研究巴勒斯坦、反帝反殖、酷兒抵抗等議題的朋友，來對這個現象進行分析，以便揭露這種當代西方帝國主義的部署是如何沿用同性戀與性少數的生活處境，來執行新的全球治理技術。我們也希望從台灣渴望得到帝國認證、不惜擁抱粉紅政治，來分析台灣同性戀國族主義是如何操作，使得20世紀中葉以來的冷戰與國共對戰雙重結構，更牢固地的接合到東亞的虛妄民主進步性。

今天我們的發言順序是由深耕巴勒斯坦議題的英國雪菲爾大學政治學博士周世瑀先提供給我們一些背景描述，接下來她會主要評估目前巴勒斯坦推動的抵制、撤資、制裁以色列運動。然後由這次的特約講者美國史坦頓島學院特聘教授Sarah Schulman從她個人一個支持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立場分享她對以色列採用粉紅清洗策略的觀察。接下來由苦勞網記者陳逸婷把粉紅清洗拉到台灣的脈絡來談近期越來越明顯的一些現象和趨勢，特別是台灣主要都市的仕紳化，對於性邊緣空間的壓力和放逐。最後則由世新大學性別所助理教授洪凌參照粉紅清洗，來檢視台灣新興政治小團體（也就是時代力量等等所謂第三勢力）的進步開明言論，以及他們實際上進行的各種社會緊縮措施。

好，先請周世瑀開始。

周世瑀：大家好，今天本來是要來講BDS，但何老師說怕現場很多朋友對BDS的狀況不太了解，所以對巴勒斯坦整個狀況要做一些介紹。

何春蕤：有人問，BDS是什麼呢？聽起來很像BDSM。少了一個M而已，請稍微解釋一下。

周世瑀：BDS的全文應該是BDSM沒有錯，也就是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Movement，所以是BDSM。這個運動針對的是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佔領，它事實上是人類歷史上最長的軍事佔領之一，從1940年到現在，另外一個佔領紀錄就是印度佔領喀什米爾。可是要說到人類歷史上最殘酷的佔領，那應該是巴勒斯坦目前這個狀況，而BDS就是針對以色列長期以來的軍事佔領。這個運動是2005年由巴勒斯坦的公民社會與NGO團體發動的。主要是希望透過非暴力的方式達到終結軍事佔領，並且也希望以色列可以遵守國際法，因此要求抵制以色列的商品，也不要到以色列旅遊，也抵制以色列的學術單位或者以色列的文化團體。像是以色列愛樂交響樂團常常在宣揚以色列文化，可是目的是告訴人家，以色列是中東唯一的民主國家，以色列是最好的、最高尚、最文明的。可是事實上，以色列從立國以來就一直在實施種族隔離制度。以色列立國時滅掉了巴勒斯坦將近500多個村子，剩下123個社區被保留下來，都沒有擴建。在那裡，有以色列國籍的巴勒斯坦人，遭遇到跟以色列人不同的待遇。1987年，First Intifada——就是約旦河西岸佔領區裡有以色列國籍但是支援佔領區反抗的巴勒斯坦人——起來抗暴，他們遭受到的待遇就是以色列的警察、軍隊直接向他們開槍。也就是說，他們擁有以色列的國籍，可是待遇跟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的待遇是一樣的。

透過拒買以色列的商品，希望以色列可以平等的對待不僅是他國內的巴勒斯坦人，也是希望可以終極從1948年對以色列的軍事佔領退出。另外一個是希望譬如說跨國企業可以從以色列撤資或減資，最後還是希望以色列可以遵守國際法。我長期以來都是支持BDS運動，可是我對這個BDS運動也有一些批評。

第一個，這個運動的興起原因主要是因為以色列長期用行政拘禁的手法，來對付巴勒斯坦的軍事或政治領導人。行政拘禁就是當我認為你將來有可能會成為軍事領導人或政治領導人，又或者只是懷疑你有這樣的嫌疑，或者只是你在政治上特別活躍，那以色列就可以把你無限期拘禁。一次拘禁的時間是半年，可以無限期地延長，因此，可能反抗的領導人事實上都已經被抓起來了。現在在檯面上看到的Fatah跟 Hamas 這兩個政府事實上都是資產階級，相當腐敗。Hamas是在1980年代以色列的刻意扶持下成立，所以以色列跟美國扶持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有一個長期冷戰的歷史。他們扶持一個一個的恐怖組織，目的是藉著反恐之名繼續使用軍事力量，把他所使用的軍事力量合法化，所以就虛造了也埋下了恐怖組織的種子。Hamas就是一個這樣子的團體。Fatah長期以來都跟以色列合作，基本上裡面的人只要用錢就可以買他的。

BDS運動是巴勒斯坦公民社會主動發起的一個非暴力運動，主要是希望透過抵制、撤資、制裁這些方法來讓以色列遵守國際法。BDS運動呼籲以色列要遵守國際法，可是國際法本身就是帝國主義的產物，待會再來解釋為什麼國際法本身就是帝國主義的產物。BDS運動會認為南非是個成功的例子，但是當時南非BDS運動成功其實還有古巴的國際主義支持，也就是古巴對南非與非洲人民的支持。BDS運動的發起者和推動者常常只看比較表面的東西，沒有看到比較大的歷史背景。現在以色列的軍事佔領跟南非當時種族隔離政權相比的話，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是小巫見大巫，南非的種族隔離在鎮壓的時候是直接朝黑人示威者開槍，但是不會派坦克車、戰機或者攻擊型直升機。那個鎮壓的強度規模跟以色列是不一樣的。譬如說在First Intifada的時候，以色列光是朝巴勒斯坦人開槍，子彈就超過一百萬發，那個強度是很難想像的。所以當巴勒斯坦人自發組織起來，說要用非暴力的方法來爭取自由，來爭取平等，他們沒有看到其實南非情況和現在在巴勒斯坦的情況是不太一樣的。

BDS希望透過對以色列產品的抵制達到讓以色列遵守國際法，可是帝國主義並不是一個這麼簡單的事情，並不只是軍事佔領。殖民主義或者種族主義這些東西加在一起，並不是我們看到那麼表象的東西。當然軍事是帝國主義最直接的表現，但是如果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帝國主義會把帝國看成全球經濟剩餘價值的生產體系，下面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元素，一個是階級的剝削，一個是民族的壓迫。BDS運動的人沒有辦法看到這個部份。

簡單地跟各位來看一下國際法的問題。BDS運動的組織者說：「我們希望以色列遵守國際法，這就是我們運動的終極目標」，可是如果遵守國際法，會發生哪些問題？

國際法其實是帝國主義的產物，受壓迫的人很難從國際法尋求到什麼救濟。我們先來看，聯合國的前生是國際聯盟，那國際聯盟是怎麼產生的？它是在一次世界大戰後，戰勝國之間簽署的凡爾賽條約，條約說的是如何瓜分那些戰敗國的領土。那戰敗國是誰呢？就是指當時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分割後的領土，巴勒斯坦就是在這範圍裡面。當時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沒結束時，就跟法國安排好要瓜分巴勒斯坦，國聯就是按照英國跟法國的協定來瓜分。當時列寧就說過：「國聯本身性質就是竊賊的廚房，他們來決定怎麼樣瓜分領土。」當時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領土包括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敘利亞。黎巴嫩、敘利亞就歸法國，伊拉克、巴勒斯坦還有現在的約旦就歸英國。英國當時藉著託

管之名說，這個地方的民主需要英國照顧，但是他照顧的方式就是說，「你沒有文化，沒有文明，所以要讓我來照顧到你有文明有能力管理你自己的時候，才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巴勒斯坦是聯合國製造出來的悲劇，可是巴勒斯坦並不是唯一的悲劇。當時巴勒斯坦在國聯手中被分在託管地的A類，A類就是鄂圖曼土耳其帝國領土，B類就是當時戰敗國德國的領土。當時戰敗國的領土還有英國跟其他帝國主義的國家瓜分，其中有一個很糟糕的例子就是盧安達，被比利時人接手，接手之後就按照膚色，身高，把盧安達人分成Hutu跟Tutsis，分成不同的種族，讓他們之間互鬥，可見種族之間的衝突是比利時帝國主義者製造出來的。但是國聯允許這樣的狀況。所以說，要講國際法就要知道國際法是怎麼產生的。

聯合國2004年對巴勒斯坦問題的判決和國聯當年的決定是一脈相承的。英國對巴勒斯坦的託管要結束之前把問題交給了以色列，可是發覺沒有辦法控制錫安主義者，事情也不會照著他想要的方向走，所以他們就決定把巴勒斯坦交給聯合國去處理。聯合國在1947年就決定分割巴勒斯坦，可是並沒有問過巴勒斯坦人的意見，猶太人錫安主義者在巴勒斯坦拼命買土地，只買到百分之6的土地，可是聯合國分割巴勒斯坦的時候把百分之55的巴勒斯坦分給了以色列。任何人都不會接受這樣的決議，可是聯合國說：「這樣的分發非常公平」。1948到1949年英國人一離開巴勒斯坦，以色列立刻開始對巴勒斯坦人進行種族清洗，方法就是種族滅村，當時滅村的範圍有500多個村莊，75萬巴勒斯坦人被逐出他們的家園，這些人就是後來的難民。以色列在1949年停火的時候已經占了百分之78的巴勒斯坦領土，這個狀況一直維持到了1967年，以色列想要佔領整個巴勒斯坦，所以發動了六日戰爭。

巴勒斯坦實際上的領土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小，只是說從聯合國的地圖你很難看出來這個狀況，因為比地圖上看到的更零碎。大部分地區是以色列和以色列控制的傀儡政府在控制的，所以巴勒斯坦人要移動非常困難，從一個村到一個鎮，你可能上學要花幾個小時。巴勒斯坦人如果要生產或是有什麼身體狀況，都要走兩三個小時才到醫院，因為路上有太多路障。目前路障大概有七百多個，每個路障都要搜身檢查，有時候男性是直接脫衣搜身的羞辱狀況。另外，以色列還蓋了一道很長的牆，這個牆並不在以色列當年和阿拉伯聯軍停火的地方，而是蓋在約旦河西岸領土裡面，主要是要把巴勒斯坦搞得支離破碎。巴勒斯坦那邊的牆高度是8公尺，長度723公里，但實際上它的長度是多少我們不知道，因為還在持續擴建中。柏林圍牆才155公里，當我們在慶祝柏林圍牆倒塌幾周年的時候，美國、英國、法國、德國這些帝國主義的國家對巴勒斯坦的牆視若無睹。美國還每年拿至少30億美金，現在還增加到50億美金，來支持以色列的軍事佔領。我要特別跟各位提一下，法國我們認為最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可是只要你身上穿著支持Palestine或是boycott Israel的字眼，是會被判刑的，因為這叫做hate crime，仇恨言論。英國不久之前宣布，不管是市政府或者村政府或者市議會，只要是升起巴勒斯坦的國旗或者支持BDS，這就構成了犯罪。像這樣的事情不是只在英國、法國，在加拿大也是這樣子，美國也會跟進。現在還有以色列，凡是以色列公民講BDS就要判刑，外國人講BDS就拒絕入境。

因為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蓋了那個牆把巴勒斯坦搞得支離破碎，2004年就有人針對這個事情打官司打到國際法院。按照當年國聯的劃分，百分之55的領土給

以色列，百分之45領土給巴勒斯坦，可是1949年以色列停火的時候已經併吞了百分之78的巴勒斯坦領土，而停火已經是事實了，所以國際法院就按照國際法習慣說，巴勒斯坦的領土只包括約旦河西岸、加薩、跟東耶路撒冷。按照國際法，不可用戰爭奪取領土，可是已經用戰爭奪取了領土怎麼辦呢？那就是既成事實，你要接受。所以如果你的權利還沒有受到侵害，你可以主張國際法給你的權利，但是受壓迫的民族就不可能在國際法上得到任何救濟。照著既成事實，巴勒斯坦現在就有500萬人是不能再回家鄉的，因為包括加薩和約旦河西岸的人口密度都非常高，再加上整個領土都被以色列控制，不可能再接受500萬難民。這也就是說，BDS要求的遵守國際法，事實上是對巴勒斯坦日後的難民返鄉造成很大的問題，如果遵守國際法，就會成為難民返鄉的障礙。

剛才提到南非的案例，所有BDS運動的組織者都認為南非是一個很成功的案例，可是南非的成功並不是偶然的。南非的成功是因為有古巴的支持。1975年安哥拉從葡萄牙帝國主義的手中爭取到民族自決與解放，當時南非就受到美國的慫恿去進攻安哥拉。安哥拉政府向古巴求助，結果古巴以人類歷史上跨越最遙遠的距離，千里迢迢派志願軍過去。這場戰爭從1975年打到1990年，消耗了南非種族隔離政權政府的力量。這樣子的狀況在巴勒斯坦是沒有出現的，全世界主要的政府都是和以色列站在一起的帝國主義政府，也沒有任何國家的政府願意做出比較具體的事情來支持巴勒斯坦。古巴的志願軍跟南非的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軍隊打了6個月，給了南非種族隔離政權的軍隊致命的一擊。古巴前前後後志願軍的人數有30萬，戰爭持續了15年。現在的 Hamas 或是 Fatah 這兩個全都是資產階級的政府，他們非常討厭古巴，怎麼可能跟古巴求援？

另外，BDS運動真的代表國際團結嗎？其實不一定，現在南非種族隔離的政府2012年在一個叫做Marinkana的礦坑謀殺了41個罷工的工人，可是這些屠殺工人的警察、政府、跟工會對BDS運動都非常支持，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個消費者運動，我對受壓迫的人表示一些同情，這沒有什麼不可以。也就是說，在有些國家，BDS被宣傳成消費者運動，是一個去政治化、去階級化的運動，你可以一手壓迫，一手對受壓迫的人表示同情，這是沒有什麼衝突的。

我剛剛講帝國主義並不是軍事佔領或者種族主義的政權或者只是一個殖民統治的政權，它的結構是更複雜的，而且它的結構要從全球的資本主義怎麼運作角度來看。按照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去理解，帝國主義是一個全球剩餘價值的生產體系，裡面包括了國族的壓迫和階級的剝削。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為了要拉攏以色列周邊的國家來支持以色列，所以就跟埃及合作，讓以色列在埃及設立很多加工出口區，只要使用了以色列的原料，出口到美國之後可以免關稅，免配額，貨品還可以打上made in Egypt，不算以色列的。在約旦也是這樣，那個區域的許多國家都跟美國有類似的貿易協定。所以說BDS運動想要扳倒以色列，可是如果產品出現的方式不是以色列，不是made in Israel，你要抵制就會發生問題。如果說你把帝國主義看成是一個全球價值生產體系，你看的事情就會不一樣。

最後，即使對於BDS運動有很多批評，我還是繼續鼓勵大家支持BDS運動，因為那就是目前我們在台灣可以做的的方法，我還是希望大家不要到以色列旅遊，還是一樣拒買以色列的商品，直到巴勒斯坦獲得民族的自決與解放。謝謝大家。

何春蕤：上了一課啊，大家對於國際政治多了一些瞭解，可是大家會不會想，跟我有什麼關聯呢？那我們今天演講的循序就會慢慢的移向台灣。下面我們請Sarah談談她自己在巴勒斯坦這個議題上面的涉獵。先說一下，Sarah是猶太人，猶太人應該跟以色列站在一起吧！猶太復國主義啊！但是Sarah是一個反以色列的猶太人，她是一個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猶太人。我們現在就從她個人的經驗來談她對於巴勒斯坦，特別是BDS運動抵制、制裁、撤資的這樣一個從消費者角度去影響以色列的作法，她又怎樣看這些事情。

Sarah Schulman（何春蕤現場翻譯）：我是一個猶太裔女同志美國人，基本上支持剛剛談到的BDS運動，也就是制裁、抵制、撤資以色列的運動，下面的故事就要講我是怎樣從一個猶太人變成反對以色列的人。雖然我跟周世瑀在很多方面意見相同，但是我會從不同的角度來說這些故事。

剛才提到2005年巴勒斯坦地區開始放棄原來的暴力抗爭方式，而採用非暴力的抗爭方式，也就是制裁、抵制、撤資的活動。可是這個活動不是說巴勒斯坦人自己做就好了，它需要國際社群的支持，也就是說，巴勒斯坦發動這個運動，要求全世界各地的人民支持他們去抵制以色列的產品、以色列的各式各樣的活動和各式各樣的耗費，要求大家支持、要大家幫忙才可能完成這樣的運動。

2005年巴勒斯坦開始推動非暴力的抵制運動，同時以色列發現自己面對了很嚴重的公關問題，因為有關以色列的負面評價越來越多。所以以色列就和美國一家非常大的「薩奇和薩奇廣告公司」簽約，去發展策略改變以色列的國際形象，也就是在世人的眼睛裡，重新定位以色列這個品牌，遠離暴力、侵略、宗教狂熱、壓迫者的國家形象，而呈現以色列在文化上進步開明的形象。

薩奇公司很會做市場調查，他們的調查顯示：真正主導市場的力量是18到24歲的男人。這個年齡層的男人喜歡什麼商品，那個商品就會紅，他們相信什麼價值觀，那些價值觀就會成為事實。如果要重新包裝以色列，廣告公司就必須針對這個人口群，於是薩奇公司找了一個很流行的男性雜誌，拍了一系列以色列女兵的照片。他們安排這些女兵穿上性感的比基尼，拿著帥氣的M16步槍，躺在坦克車上，標題說：「這就是以色列國防部隊的軍人」。這一期雜誌出刊以後，民調再去調查雜誌讀者，當然他們對以色列的印象大大的改觀了。

除了女兵宣傳之外，公司決定還要找一些能產生文化影響力的人。因此當時以色列就邀請不少其他國家的建築批評家、美食家、品酒專家、以及其他影響現代文化的上層人士免費到以色列去旅遊，例如送他們到以色列佔領區去看美麗的風景、海灘、景點、建築，當然也去享受各式各樣的流行文化和娛樂、俱樂部、夜總會。從2005年開始，連續三年，以色列每年花2000萬邀請有影響力的資產階級文化批評家免費到以色列旅遊。到了2009年，這一招開始失效，那一年全球國家形象評比排行榜宣佈，在200個國家之中，以色列排名192，夾在名不見經傳的小國葉門和蘇丹中間，顯然以色列品牌不行了。

2009年薩奇公司改變了策略。公司覺悟到，最有影響的人口群是18歲到24歲的「男同性戀」，因為他們不但有文化影響力，還不用養老婆孩子，有很多錢可以花。2009年以色列開始向全世界同志據點推出廣告，把以色列包裝成國際同志旅遊熱點，宣傳首都特拉維夫有同志俱樂部、同志酒吧、同志遊行。當然事實

上以色列很多地方在宗教上很保守，非常恐懼同性戀。不過，全球同志據點都開始看到以色列的廣告鼓勵同性戀去以色列度假，以色列政府則在特拉維夫和柏林或倫敦這種大城之間提供廉價包機。那一年就花了4000萬美金來做這個推廣活動。

以色列在那幾年用同志相關的文化措施來改變以色列的國際形象，這就是這次座談所說的「粉飾」，它跟「洗白」差不多意思，只不過用了跟同志相關的粉紅色作為代表。以色列政府說：首都特拉維夫有同志酒吧，這證明以色列很開明，很現代，很進步，尊重人權，因此，忘了巴勒斯坦被佔領吧，把眼光轉向特拉維夫的同志酒吧。以色列用特拉維夫小小的同志生活圈，來掩蓋掉整個巴勒斯坦被非法佔領的事實，也以此美化了以色列的進步形象。事實上，同志文化對以色列的推崇，只是粉飾了國際法容許長期非法佔領的暴力。

2009年我也收到邀請免費去特拉維夫大學發表有關恐同的演講。當時我是聽說大家已經在談抵制以色列，可是詳情不太清楚，所以我就跟朋友們打聽，好決定我是不是應該去。先打一個岔講一下我的背景，我出身於一個來自東歐的猶太人家庭，但是我家住在美國。納粹大屠殺猶太人時，我祖母的兩個兄弟、兩個姊妹都死了，家族裡剩下的人都搬去以色列，所以我大部分親戚住在以色列。我是1958年生的，大屠殺已經過了13年，我在家裡接受的猶太教養就是：我們猶太人是受苦受難的民族，而解決反猶太主義的最理想方式就是猶太復國主義，建立猶太人的國家才能解決我們所受的壓迫。這些信念對我而言是非常堅固的。但是同時我成長時接受的教育和教養，也包含了所有人都應該可以共享社會正義，而社會正義應該超越種族，超越宗教。在抵制以色列的運動裡，我面臨了兩難的局面，一方面是我的家庭所給我的建基於種族和宗教的教養；另一方面則是我對社會正義的信念。最終我決定不去特拉維夫。

當時我寫了一封公開信說：巴勒斯坦被佔領已久，巴勒斯坦人呼籲我們國際人士支持他們抵制以色列的行動，而我選擇拒絕以色列的邀請，作為支持巴勒斯坦的表示。公開信宣佈後，我收到抵制以色列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來信，電子郵件裡寫著：「非常感謝你對我們的支持。不要拿以色列的臭錢，如果你願意，希望你能自費來，見見這裡的巴勒斯坦人，親自告訴他們你支持抵制以色列運動。」我是很願意去，但是我不確定他們會怎麼看像我這樣同志身分的人。過去美國歷史上，左翼人士曾經支持過古巴，但是大家都知道古巴結果很恐同，很反對同性戀。我不希望犯同樣的錯誤，支持巴勒斯坦，結果發現巴勒斯坦是恐同的。當然巴勒斯坦也有酷兒，世界到處都有酷兒，但是我不知道到哪去找他們。我沒法決定要不要去巴勒斯坦，所以就乾脆直接跟邀請人回信：「好，我來巴勒斯坦，但是除了要講抵制並撤資以色列的運動之外，我也要談談酷兒政治。」他回信說：「可以。」

大家都知道，要去那些被佔領的地方，通常要有當地人的邀請信，剛好我還有很多親戚在以色列，所以我就寫信給我的一個表兄弟，說我要去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談酷兒政治與抵制運動，可是入境以色列需要一封邀請信，你可不可以幫我寫信邀請我去你家過猶太節呢？我的表兄弟當然寫了。

到了特拉維夫機場下機後，如果海關的人google我的名字，就會知道我是什麼樣的知識份子，我怎樣支持巴勒斯坦，怎樣反對以色列，那他們可能就不會讓

我入境，會要我直接回美國了。不過剛好以色列是一個種族階層隔離非常嚴重的國家，而我剛好就屬於猶太人的上層，也就是經歷了大屠殺的那個上層，我的姓和我的名都是非常清楚的猶太名字，再加上我還長了個猶太臉，所以在海關的官員看了之後馬上就問我：「你是來探親的嗎？」我說：「是啊。」然後他就讓我入境了。諷刺的是，我是因為這個種族階層隔離的體系而佔了便宜入境。

當時的抵制原則是：任何使用以色列政府經費的場合，我都不去演講。由於許多地方或多或少都和政府經費相關，因此在以色列只有兩個地方我可以去講，第一個是無政府組織所開設的咖啡館；另一個就是住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女同志所開的婦女中心。我就在這兩個地方演講。後來巴勒斯坦女同志告訴我到巴勒斯坦要找哪些人才是對的，當時就有猶太人無政府組織者開車帶我從以色列區域進入巴勒斯坦區域。在進去以前，因為路上會經過很多關卡，他們就叫我坐在前座（可能是因為我長得很像猶太人，比較不會被找麻煩），說：「如果被警察攔下來問你話，你就說你是以色列墾民」。還好一路上都沒被人停下來問，要是真問，我可能不知道要怎麼回答。最終順利的到達了巴勒斯坦的一個小村莊。

一路上發生了很多事情就不講細節了，人家說要介紹我認識的人也見到了，我們談了很多，他明確的表達，巴勒斯坦人希望以色列的佔領可以結束，好讓巴勒斯坦人重建自己的國家。從那一刻開始，我們常常深談，相互鼓勵，我也和巴勒斯坦酷兒以及抵制撤資杯葛運動建立了7年非常緊密的友情。後來我邀請了巴勒斯坦的朋友到美國去，帶著他們到7個不同城市巡講，讓美國人民聽聽巴勒斯坦人的心聲，我也組織了第一批LGBT學生去訪問巴勒斯坦，學習各式各樣的議題。現在我是巴勒斯坦學生正義組織的指導老師，我也屬於全球最大的支持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組織。透過這些關係和經驗，我徹底的改變了自己的看法：過去我可能被養成認同自己是猶太人，屬於特定種族，但是現在我是用人類的角度來看世界，覺得我對世界上其他為正義而奮鬥的人們應該盡上一些責任。

大家對於抵制撤資杯葛運動當然可以提出批評，但是我覺得巴勒斯坦人所承受的壓迫實在是太深太重，而這個運動是他們自主選擇的策略，要求國際社群對以色列進行經濟、學術、文化的抵制。就我而言，我會持續支持他們，直到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佔領結束；作為一個美國人，我更感覺我有另外一份責任，畢竟美國用財務去支持以色列對於巴勒斯坦的壓迫，以色列就是美國的狗腿。各位都知道美國正在進行總統選舉，兩黨推出的選擇，一個是法西斯主義者川普，一個帝國主義者希拉蕊，不管怎樣結果都會很爛。但是至少對於巴勒斯坦這個議題而言，抵制、撤資、杯葛確實是有效的，因為目前看起來，以色列已經開始放棄原來的品牌包裝，現在以色列在努力推動的，就是要求歐洲各國及美國通過法律，禁止抵制運動的相關宣傳。如果抵制撤資杯葛運動沒什麼效，以色列是不可能放棄這個策略的，這就證明運動確實對以色列的經濟和形象有衝擊。就算這個運動以後被各國禁止，我仍然會繼續公開支持它，我也呼籲大家支持，抵制以色列所有的產品、以色列的文化活動、以色列的所有的一切，直到巴勒斯坦的佔領得到解放。等下希望可以聽到大家的意見，謝謝。

何春蕤：謝謝Sarah，好，我們現在就請陳逸婷接棒。

陳逸婷：一開始接觸巴勒斯坦的這個議題時，世瑤給了我很多協助，去年我去突尼西亞參加一個全球左翼非營利機構辦的世界社會論壇，剛剛 Sarah 提到的

針對女性性少數所成立的組織也在論壇裡發表了演說，因此我就慢慢接觸到粉飾這個議題。回來台灣之後又做了一些研究，我今天就是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觀察。

我是個記者，東西是都東撕西剪的，可能不會像大家講得那麼完整，但是可以做一些參照。首先想問的是：為什麼同志文化可以作為清洗的中介？為什麼可以達到清洗的效果？同志文化就是人權的象徵，有人權的標榜，這種人權的標榜會進而帶來進步文明的想像。同志文化這種消費族群有可能帶來引領文明的效果，其實是透過同志人權這個想像去營造出來的。剛剛世瑀也有提到，美國在各地的侵略行為，一手在進行帝國主義侵略，同時另一手也很用心的在全世界經營自己文明跟正義的形象。如果去翻一些資料，可以看到美國其實是製造中東地區戰亂以及恐怖主義份子的主要工廠，然而同時美國也要避免國際的指責，所以也和以色列類似，也要將美國的品牌做出來。所以他們就用粉紅清洗來營造自己品牌。具體怎麼落實呢？我覺得現在美國奧斯卡獎就是一個例子，頒獎典禮就會有演員出櫃，然後說謝謝這個獎，把這個獎獻給 LGBT 的人們，我支持同志人權之類的。

去年 6 月 26 日，美國聯邦法院做出一項台灣媒體口中的「歷史性判決」，通過了全美的同性婚姻合法化。由於現在台灣也在推行同性婚姻修法，所以當天很多人都把自己的臉書大頭貼換成了彩虹色，這件盛事在台灣可說是除了宗教團體以外的人，尤其是年輕世代，多數都在歡慶這項判決。可是在同一天其他國家和其他事情也在發生，法國、科威特與突尼西亞發生了三起大規模的攻擊事件。這就形成了很詭異的對比。當全台灣在為了美國的「進步文明形象」歡呼的時候，卻有三個地區的人因為國家之間的利益鬥爭承受恐怖攻擊很嚴重的苦果。我當時覺得，那個對比是很強烈的，一方面臉書不斷傳送那些彩虹訊息，那就很像是一種彩虹清洗的感覺，你看到的畫面都是彩虹和歡呼，可是你不知道在其他地方有國家被侵略而引起動亂。也就是說，美國不斷的利用同志人權的「進步與文明」形象，來掩蓋自身對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剝削與侵略。好像一個人只要頌揚同志人權，他就不會是壞小孩，這就是「粉飾」，就是用什麼方式來讓別人看到文明的一面而看不到侵略的那一面。我講兩個例子。

第一個，上個月，美國同志大使 Randy Berry 來台灣會見性別與同志團體，在台北和高雄都有，透過美國在台協會來互相引薦。其中有一個場合是在台北市的「帝寶」，一個參與者有把他們在帝寶裡的照片貼出來了。帝寶是什麼樣的地方？就是過去爭取居住權的人佔領大門外、過夜抗爭、挑戰象徵高房價的權貴大樓，而這次與同志大使會談的那位同志發言人就說，「上一次來帝寶是參與巢運在外頭夜宿；這一次，踏進屋內是來跟這位大使分享同志人權的經驗」。其實我不覺得美國派同志大使到各國去聽取意見然後分享經驗，對於實際的同志運動有什麼幫助。他是作為一個全球性的巡迴，會去數十個國家，到每一個國家都做類似的活動，跟本地同志團體會面，然後討論同志相關政策方針，分享美國同志人權努力的榜樣。這個實際的效果是什麼還先不論，可是重要的是，這種外交手段就是「認識論」的全球化，更大的作用就是在營造「以西方思想為導向的人權想像」以及打造自身的「文明形象」。現在，這位大使到了南非。先前有南非在地同志團體批評美國對南非的「同志政策干預」，當地的同志團體不認為這是好事，可能會帶來負面效果，主要是擔心本來在地方上默認且地下化的同性行為，隨著美國強調「南非同志人權」的論述造成媒體和輿論效果，這些議題不得被擺到

檯面上，而使得更多同志因此在街上受到攻擊，批評者不希望得到這種負面的效果。

那麼，為什麼同志文明化的想像對我們是有影響的，而且這種文明化的想像不只是透過國際之間、也還透過本地自己嚮往的文明形象來營造？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與巴勒斯坦之間，透過塑造「文明／原始」的對比形象，來合理化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侵佔，這個我就不重複說了。在這些文明化的想像裡面，城市受到影響，是會跟著改變的，同志社群又受到什麼影響？Sarah 在《苦勞網》上的一篇文章提到「仕紳化」或者「中產階級化」的概念，可以讓我們當作一個思考的方向，我的例子就是消失的 T 吧。先說說香港，一月底一間老牌 gay 吧 Propaganda 宣布歇業，接受採訪的時候店主說是因為該區域的租金上漲。當時最熱鬧的是蘭桂坊那一區，本來那個 gay 吧的店 25 年前座落在香港當時的核心商業區之外，所以租金比較低，結果五、六年後，該地區又租金上漲，於是 gay 吧再度搬家。再過數十年，附近開滿了高級酒吧，租金再度上漲，不得已只好歇業。報導裡面分析這是仕紳化的一個過程。如果我們用比較簡單的方式去理解，仕紳化就是中產階級化的過程。一開始只有小酒吧進駐，等到周邊隨著都市的改變而發展起來的時候，負擔不了租金的小酒吧就會被自然淘汰。

那麼，台灣呢？我對台灣的 T 吧比較了解，因為碩士的時候論文題目是跟南部的 T 吧相關。五年前我蹲點的一個 T 吧在那個時候就因為房東不讓續租而歇業，南部的 T 吧是融合卡拉 ok 的，有包廂，房東考慮該地區附近有一般住戶，所以不希望有同志出入的營業場所。大家可以想像，那邊的 T 都是身形高大，融合了台客跟黑道的風味，所以不難辨認，即便他們不跟房東說是同志酒吧，房東也非常容易辨識出來。我昨天用 google 街景搜尋想看一下週邊街道的狀態，才發現它已經變成了文青咖啡廳。城市的樣貌是在改變的，原本那些舊舊髒髒的店面會被淘汰，換成乾淨的。另外一間營業 20 年左右的 T 吧「混亂」也在兩三年前關門了，關店的具體原因不清楚，但是那間店本來開在一個荒廢的空地，樓上是保齡球館，它在保齡球館的地下室。現在周遭都改成我認不出來的街道樣態了，原地址變成一間燒烤店。

年輕拉子永遠都是有地方可以去的，可是中年或者老年的拉子，他們過去在那種老式的 T 吧裡面，人際關係相當緊密，在 T 吧裡面他們才能做出我剛剛說的台客黑道樣子，man T 的形象，找到只有彼此是「同類人」的歸屬感，現在呢？現在我們對於同志的想像非常單一化，在台北市區你不太能看到我 Man T、老 T、Uncle T，然後過去那些老舊 T 吧存在的意義是同志在異性戀社會當中找不到彼此面貌的時候在這個空間可以找到。那個歸屬感在我們對於文明的需求越來越重，對老舊不乾淨骯髒地區店面的需求越來越少的時候，自然就會被淘汰掉了。我擔心的是，被清除掉的不只是空間，更代表過去依託著這些空間而存在的人也一起被清除掉。我們現在幾乎沒辦法想像那些老 T 跟 uncle T，幾乎也很難在我們現在的同志社群遇到。

在 T 吧之前，同志們聚集的場所還有西門町，那時候會有很多小拉子在那裡聚集，高雄過去還有茶街，就是一整條街都是茶店，提供比較便宜的消費，後來就慢慢的改成 T 吧。可是 T 吧現在也慢慢轉型，像臺北的 Taboo T 吧就不是老式的而是新型跳舞的，大家對 T 吧的想像越來越困難，因為現在大家需要文化、藝術、太多的文明和菁英知識分子的東西，Taboo 的老闆就又去開了一間咖

啡廳，我覺得他現在就是想要慢慢轉型，想要把 T 吧的那些客人跟資源累積帶到這間咖啡廳裡面，所以那間咖啡廳做成複合式的咖啡廳。台北的同志社群和社運圈可能比較接近，還有許多的文化講座可以參與，有咖啡廳跟拉子新書座談，社群的認同相較起來是較為知識階級的。可是南部的拉子，除了網路上的參與以外，就是最早的「茶街」到後來的 T 吧，尤其那種要透過認識朋友介紹的「純粹圈內人」的 T 吧曾經提供了很重要的角色，因為那個時候在異性戀為主的社會裡同志不容易彼此辨認，尤其女同志的性慾更容易被掩蓋，T 吧裡面那些「台客味十足又像黑道人士一身刺青」經驗老道的公關，他們曾經是一種模版，而在那個有酒有 T 有婆的空間裡，公關帶出來的氣氛和其中豐富的性能量曾經創造出一定的市場。

現在同志社群的共同目標跟大方向就是成為全亞洲的「同志人權燈塔」。如果同性婚姻通過，就可以標榜我們是亞洲最早通過的，也就是把同志婚姻立法的進程當作最重要的議題，這個影響就是我們對文明的想像越來越明確，而當保守的宗教團體拿同志社區過去的一些文化「用藥」、「多偶」等詞彙攻擊我們的時，我們就可以「策略性」地跟那些污名的性切割。這種切割也把那些「貧窮的」、「髒的」、「不好的」邊緣群體給排擠出去。雖然我還沒有定論，可是總覺得這個過程挺可怕的，我們嚮往文明，於是我們漸漸放棄了舊時的盟友，嚮往一種更中產的生活風格。這是我的一些想法，提供大家做參照。等下大家可以討論，謝謝。

何春蕤：好，我們從同志空間的「文青化」轉向洪凌，請他把我們帶到另一個層次。

洪凌：第一個部分我想從美國同志大使訪台和同志代表合影的照片來講一個「超國際」或「跨國際」的優勢同志共同體，用英文來講就是 **Emergent Selective LGBT superior community as a mega-or-meta state**。中間那位美國人 **Randy Berry** 是被歐巴馬精挑細選的 6 位白種男性同性戀之一，長相可能比很多不像樣的異男更像是中高階級的異男男性。在他的一些訪問報導中提到一件事，就是他說，我要來宣導普世價值，他非常大言不慚地講的普世價值是什麼？當代的帝國主義其實是以普世的性別人權名義輸出的，看似是友好的連結，但是實際上是宰制和監控，對地區的統治，對不合格的統治，對不優勢的統治。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從上個世紀開始，有一組美國教士在烏干達造成堅壁清野的愛基督、愛耶穌、愛上帝，以至於烏干達大概是這個世紀以來設置恐同法最嚴重的非洲國家，讓相對保守的地方都瞠目結舌。**Randy Berry** 這些同志大使會被派到相對需要服務、拯救的地方，其實這大概就是託管策略，針對的就是這些不進步、落後、荒蕪、蠻荒的亞洲非洲地區，從相對諂媚和討好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為起點，一路到烏干達或者 **Berry** 現在已經去的南非。

大家在照片裡看到 **Randy Berry** 和呂欣潔以及「滿月酒」的男同志導演 **Barney Cheng** 相談甚歡的場景。呂欣潔剛在凱道歡天喜地的辦桌跟她的同性伴侶成為新婚女同志，她也是同志立委候選人，是綠黨跟社民黨結合起來推出的，這兩個黨有很多同志候選人，而且我要強調，大致上是女性的同志候選人，也就是女同志候選人居多。這可以呼應 **Sarah** 剛才說的，雖然以色列以為很聰明的去打男體或男人牌，在臺灣可能就沒有那麼適用，臺灣基本上反而是資產階級的女性主義或者更優勢一點的女性主義女同志這幾年會晉升為都會國族身份政治的主角。這種三合一的女同志單偶剛新婚立委候選人，雖然沒有當上立委，但是就會被提拔成

為民進黨立委辦公室某個主任之類的，我想她大概也很滿意這樣的成果。我的閱讀是，就是在這樣一個我們自豪於亞洲性別進步的東亞小島，呂欣潔歡欣洋溢的表情完全沒有一點點謙虛的遮掩。她讓我看到她自己是如此竭盡所能地抓住天機，能爬就爬，爬到最頂，這就是性別仕紳化，最能坦然表達自己與帝國主義和超帝國資本共構的樣貌。

帝寶也不是 **Randy Berry** 可以擁有的，他的擁有權是在他的長官 **AIT**。**AIT** 是臺灣非常獨特的歷史建構，這位長官有個非常古典的中國式名字，叫梅健華，**AIT** 長官梅健華的豪宅就在帝寶。照片裡這個「滿月酒」的導演倒是講出了一個模式，就是現在要最進步，男或女同志不重要，你要的就是一個跨種族跨國的聯姻。但是不可以隨便亂跨，你要的是一個溫和良好的亞洲黃皮膚，最好是東北亞而不是東南亞，跟一個同樣進步友好但是絕對不會用東方主義式亞洲來性幻想自己的伴侶的美國好男人，結成亞美男男聯姻。我想這位導演其實跟 **Randy Berry** 有點共同，比如說外貌跟任何中產正典男性毫無差別，差別只在於他不是白男人，可是他在所有黃膚男人中是比較優勢的黃男人。像這樣超或者跨國家的性／別位置似乎有點微小的不同，但是很難說他們是多元的。

這種優勢同志樣本的結盟，會被我們當前中華民國或是台灣那個已經 20 年以上的性別主流化持續壯大。我們所謂資產階級的女性主義，加上同性戀，再加上美國同志大使，這樣的結親或結盟結成了三合一的 3p 的 threesome 模式。這個就是國族跟國族之間結親，這個聯盟可以像照片裡那樣優越愉快笑呵呵，但是卻讓某些地區和國家的非優勢同志，從僅僅可以生存到可能已經無法生存，例如烏干達，這就是粉飾。大家可以去網上看影片，**God bless or God loves Uganda**，你就會知道從上個世紀末美國到底做了多少壞事。

第二張照片是一個目前也很火的人物，在聯合國閉門會議裡受到很大的歡迎，這個人是敘利亞難民營男同志叫做 **Subhi Nahas**，但我覺得他最重要的身分是一個「愛美國的人」。敘利亞不重要，難民營可能有點重要，男同志大概也是必需才能促進進步的美國形象，最重要的是，他不能僅只是一個來自敘利亞的逃亡男同志。男性難民能有這樣的待遇，跟各國政要談他多麼高興落地生根美國，絕不簡單，有一篇報導的標題甚至說，**Subhi Nahas represents the best of America**。他其實可能已經歸化美國了，有他加入大熔爐，反而促進了美國最好的形象。這也是粉飾。

上學期為了加強學生的英文，我在課裡用了他的聯合國演講，讀得非常痛苦。他並不僅僅止於男同志就可以得到那麼多眷顧，那麼多關注、那麼多資源，這個人早在他來美國或者聯合國進行演說之前，就長期在土耳其經營所謂抵抗中東暴力野蠻屠殺同志的團體，而他在演講中向第一世界的主子報告業績，以便要更多資源讓他在土耳其順利經營 NGO，還提到他在土耳其本地或是敘利亞都變成一個號稱要被暗殺的對象。這個號稱被暗殺大概就是因為被激化的基本教義伊斯蘭信徒看不慣他，而他的被看不慣我覺得某種程度上的確就跟他是美國最讚最棒的化身這個美國代表性有關。這個讓美國變成最好形象的這個敘利亞男人，他一定要熱愛美國，非單偶，非娛樂用藥，乾乾淨淨的，他代表了敘利亞男同志落地生根在美國的做人樣本和仕紳化狀態，他要對美國竭力忠貞，主子才會允許他繼續好好的活著。身為一個不是正典男人的男同志所能有的最好的位置大概就是這樣了。

接下來我要談談最近在台灣發生的一些事。2月底 228 連假這 3 天中出現了一些臉書樣本，其中的順序都是很相近的，我要談的不只是台灣或台灣的某種以色列化，其實民間力量跟現在的政治代議式力量很可能早就共謀了，不是在成為代議式之後才墮落或著換個位置就換一個腦袋，而是腦袋早就不同了。第一個要講的是，目前 2016 大選第三勢力的政黨時代力量，在 228 連假這 3 天，其中一個蠻知名的黨員邱顯智是一個號稱自己是沒有私有黨產的人權律師，在一篇他的臉書文章中感嘆：1950 年代國民黨對待思想犯，殘暴壓迫了很多冤屈而無辜的臺灣人。其中他提到一個我完全不認為可以放在哀怨悲情臺灣人論述裡來談白色恐怖轉型正義的人叫做林書揚。大家可能都聽過這位左翼老前輩，可是這位時代力量成員人權律師二合一的邱顯智卻以充滿感情的煽動力告訴我們，這些悲情的「臺灣老男人」都被國民黨輕易撇到一邊消音了。我覺得很有趣的是，邱顯智應該是時代力量中非常重要的成員，應該不會不知道林書揚的背景，但是竟然還這樣講了。其實早在時代力量這個政黨還沒有正式成立前，2014 年太陽花熱潮時這些相關的政客或是代表人物如黃國昌等人就在推動一個所謂兩岸監督條款。這個條款其實包含一個非常大的罪名，就叫做叛國罪，很明顯的就是要讓住在臺灣的各種主體各種位置的人們，在思想上或行動上只要不符合黃國昌等人所認為的愛國愛臺灣，那就是叛國。即使新的法條還沒有制定，有一位常年都在做兩岸交流的夏潮協會負責人陳福裕，就在 2014 年這樣充滿愛台灣非常強大民粹力量沛然莫之能禦的關頭，檢調單位以陳福裕違反「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3 條起訴了。

現在時代力量終於進入國會，他們有三席立委，一席是黃國昌，一席是閃靈樂團的主唱，第三個就是洪慈庸。洪在國會改革小組提案，在調閱權方面立院可要求民團或個人提供資料，若拒絕，將受罰。我會把這個受罰解釋成血腥與壓迫，因為實在是很血腥，只要它要資料，你就不可以拒絕，而且她講了一句非常冷霸的話：「陽光是最強大的防腐劑」。像我這樣一個毫不陽光的傢伙，可能就在她要把我陽光化的情況下被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0 萬罰金。洪慈庸之所以能夠當上立法委員，是因為女性主義式的為死去的弟弟洪仲丘而成為英雄。我認為這樣的統治可以叫作嚴厲的家姊長制，這其實很自打嘴巴，因為在時代力量這個非常堅持獨立公民自主的情況下，她其實剝削了所有人的獨立自主。這很像洪仲丘犯了非常微小不服從的指令就被刑虐致死，這個非常強烈嚴厲的家姊長制等於是對「洪仲丘被刑虐致死的不正義」的一種最惡劣的擬仿。可是這個擬仿居然會被當事人這個大姊認為是最應該的。

這的確讓我有點隱隱晃晃的想到以色列。近年來我閱讀的理論例如 Judith Butler 的幾本書都指出，以色列的意識形態就是認為自己永遠受迫害壓制，受到中東地區毫無面目的蠻荒人所包圍，它是一個在巨大包圍之下艱辛存活的唯一小小民主法治國家，因此有充分的正當性。而正在形成小小民主的法治國家台灣其實就在進行一種以色列化，它總是認為自己是被迫害的，因此立法都是必要的，即使提出的法令會讓很多人因此家破人亡。也許洪慈庸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微罪的違法，可是洪仲丘不也只是因為帶手機到軍營而且不服上級士官的申誡就被嚴厲處置了嗎？依照洪立委慈庸的觀點，洪仲丘應該理所當然的要被懲罰、要被規訓，而致死也只是一個連帶傷亡而已。這真似非常冷血的反諷。臺灣常常沾沾自喜在亞洲把自己列為東亞的小以色列，蔡英文過去很多年就已經提倡台灣要跟以色列學性別平權，以及以色列在列強環伺之下還能維持民主體制的兇猛小獅子。

蔡英文過去到現在都非常強烈的認為，台灣應該朝著以色列的路線走，可是這是個什麼樣的路線呢？我想這個路線大概就是時代力量所提出的方案。這個方案如果萬一通過了，我們每個自認在性和性別上不服從台派愛台灣的所有人，都可能因為這樣的原因在自己也算有感情的貨真價實的土地上，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被永遠的佔領和拘禁，也就是 **forever occupied**。但是這個永遠的佔領是不會被肯認的。無論是家國女性主義或者洪慈庸這樣靠著家庭連帶而變成立委的政客，自認永遠受到壓迫的大劇，在台灣這一塊東亞小島上正要開始上演，各位請繃緊自己的皮膚，因為我認為可能接下來我們要生活得就像是被占領一樣了，謝謝大家。

何春蕤：好，我們從巴勒斯坦講到台灣 2 月底的新聞和現在政局的新局面，洪凌最後還回馬一槍兜回了台灣和以色列的相近性和未來我們跟巴勒斯坦命運的相連。我們目前還有將近半個小時的時間，希望大家把握機會有話要說有意見要表達就快一點，短一點，如果你有想希望台上哪個人回應，可以點名。

高穎超：我是高穎超，在美國羅格斯大學念社會學，是博士候選人。我想問學術自由的問題。請教 Sarah，2009 年以後在學院裡曾經因為支持巴勒斯坦、反對猶太帝國主義，而在學術自由或者是言論自由上受到什麼樣的迫害？

Sarah：先說一下，被批判不等於言論檢查，如果大家要批判我，那是絕對 ok 的，問題是，有很多低階的教師沒升等、還在等著發表論文，他們在專業上其實是沒有保護的，如果他們公開表達了支持巴勒斯坦、反對以色列的言論，往往隱隱約約就會有另外一些藩籬被建立起來，影響他們的學術生涯。壓不壓迫，這要看個人的承受力，低階就比較容易受傷。

聽眾 A：想請問 Sarah，面對以色列這種經年使用武力暴力的做法，國際社群可不可能考慮研議武力制裁以色列？還是說武力不是我們可以採取的手段？

Sarah：我覺得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讓美國停止對以色列的資助，也就是枯竭以色列的武力來源，這就可以終止佔領。我也支持由第三方例如像聯合國的和平部隊去執行國際法決議。基本上，巴勒斯坦本身並不想用暴力，他們不會把暴力當作政府策略，我不覺得我們應該強迫巴勒斯坦採取什麼行動來存活。再加上以色列武力十分強大，在全世界都排前幾名，2014 年以色列在加薩就殺掉 2000 人，巴勒斯坦本身軍事力量薄弱，要求他們以軍事的手段來解決佔領是不可能的。但是目前看起來，巴勒斯坦暴動和起義不斷，我是支持人民發起抵抗的，這和國家軍事行動是完全不同的，這是人民的行動。

洪凌：我要談的絕對不是用國家名義出軍，但是當我們談暴力或死亡的時候，我比較有興趣的是那個暴力到底可能是象徵性地記得了或磨出了什麼？2014 年 8 月我寫了一篇〈以「解放加薩(眾)」為綱領的酷兒政治與文化研究分析〉，後來受到對我來講衝擊力很大的批判，但是我也樂意被批評。一位台派的青年作者朱宥勳說我支持巴勒斯坦，而且即使巴勒斯坦到了某個地步，人口削減，我們這些非血統的巴勒斯坦人也堅持支持他們。首先，我不是說我有能力扮演巴勒斯坦人，這不是那麼輕易的像穿脫衣服一樣，但是朱宥勳對我文章的解讀是說，所以洪凌支持巴勒斯坦人被殺死。那兩千人在這位年輕台派小說家的想像之下，可能就只是因為要當良民而應該好好活著所以不能死。其實我不但認為死亡不應該被這樣理解，我反而認為如果你這樣來談巴勒斯坦人的死亡，在這種想像之下，

死也只可能是讓一具一具的身體也真的只是身體而已，就是 *mere bodies*。這些死亡可能的確抵銷了出軍抵抗的動能，甚至可能對於巴勒斯坦起義抗暴都不可能去想像會對象徵性的集體記憶帶來怎麼樣的可能性。那個讀法讓我覺得巴勒斯坦人本身的死亡是被糟蹋了。我支持巴勒斯坦人，無論是活在巴勒斯坦的人，或者你自認是血統的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國族想要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的願望，我更關心如何可能讓這個死亡不被糟蹋。我不太在意我的文章是如何被批評，但是我非常在意巴勒斯坦在 2014 年那個行動裡被殺害了兩千多人。就如同我認為林書揚先生不應該被視為在白色恐怖裡被抓的可憐悲情台灣人，這實在是對林書揚這樣一個人非常強大的侮辱，謝謝。

周世瑀：聯合國有說過，會員國不能以武力來解決糾紛，如果要靠武力，一定要經過安理會同意，但是安理會要同意，是不可能的，美國一定會使用否決權。我基本上對聯合國沒有很高的期待，Sarah 剛才說如果要終止佔領，其實美國停止對於以色列的經濟和軍事援助，這是一個最快的方法。這個說法我完全同意，我要補充的是，除了美國之外，還有英國與歐盟，如果他們也能停止對以色列的援助，那麼以色列的軍事佔領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我對聯合國沒什麼好想像，是因為 1990 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的時候，聯合國就是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對伊拉克實施制裁，到 2003 才解除。制裁的時候等於所有的東西伊拉克都不可以進出口，受到影響的人其實是最窮的、社經地位最差的人，伊拉克在禁運期間死掉的人就差不多就有 50 萬人，我要說，這是種族滅絕，而聯合國從頭到尾都不是旁觀者，聯合國是參與策劃種族滅絕的國際組織。2004 年美國又透過安理會通過決議，幫伊拉克設立臨時政府，目的是要讓美國比較方便來佔領伊拉克。通常在聯合國大會，一個國家一票，大家都平等的時候做出來的決議是沒有任何約束力的，真正有約束力有權力的單位是安理會，那安理會是誰在做決定？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的五個戰勝國，可是這幾個國家會時常違反國際法，次數最多的應該就是美國、英國、法國，動用否決權次數第一名的是美國，第二名的是法國，第三名是英國。把他們所有投票的次數做一個統計，意思就是當有任何國家提案說要遵守國際法，美國就會投下反對票，要不然就是法國或是英國，再加上聯合國過去這麼糟糕的介入，我基本上對聯合國不會抱很大的期望，謝謝。

清僧：既然大家都繞了大半個地球，但是都沒人談到中共，那我就勉為其難的跟大家談一下中國。在這波粉紅清洗中，歐美勢力橫跨整個太平洋，始終因為雙戰結構而沒辦法深入中國，基於台灣這個認知位置，我們要怎樣想像中國，或者說，我們應該怎樣在性別這個視角下重新認識中國？當然我現在也沒有很理解，但是我想談一下社會位置的問題，今年台北國際書展有一本許維賢寫的《從艷史到性史》，這本書我還沒念過，可是從他的結論、評論、整個書的章節分布，大概讀出這整本書裡面對中國的性別、尤其是對同性愛的想像，維持了一個以 penis 為主線的西方文明現代性親密關係，以此評斷整個中國的傳統文化對性別想像的壓迫，包括 1949 後的中共政權也延續了這個壓迫性。我認為這本書在閱讀或是審視中國內部歷史性的性別發展過程裡還是延續了一種西方性。我們在這個認識的位置裡要怎麼回過身來看看我們現在作為所謂亞洲性別明燈的台灣角色似乎期望影響東亞或是東南亞泰國日本韓國，但是始終抱持著一個強大分離主義的慾望來面對中國大陸。我們期望影響的是周邊，但是我們對中國大陸的認識過程裡其實沾染著過多斷裂性或甚至排外性來自於內發性的情感。這有點類似剛剛洪凌說的台灣以色列化，「始終被壓迫」的感情對象，那個強大的壓迫者背後

的陰影不只是國民黨，而是被一種扭曲的史觀連帶起來的中國。我最近在臉書上看到有關日本的新聞，日本女性團體要求禁售 18 禁漫畫，因為它消費女性。聽起來就是說，日本女性團體現在譴責日本，在文化政策方面禁止了 18 禁的漫畫，這個操作其實還是最迫害女性的。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理解中國最近發布了行政命令，所有官方表層的文化生產都是禁止同志文化再現的，也許可以發現這種文化行政邏輯反而與實質的 LGBTI 處境關係並不深。簡單來說，就是這整個文化行政邏輯，跟實質生活在大陸的 LGBTI 後面一連串東西的實質處境關係是有斷裂的。如果我們只用文化層面那一面來推測大陸官方的政治動機，顯然會形成一種失焦，在大陸被表層禁止的文化生產其實族繁不及備載，反而造成民間自主尋路「上癮」之熱，大家知道「上癮」這部連續劇網路劇嗎？由大陸民間根據一部 BL 網路小說自己翻拍出來，現在是台灣腐女之間甚至是腐腐間非常火紅的劇。上癮之熱也很像台灣之前「同樂會」網路劇，也是台灣首次非常明顯以男同志為題材的現代文明言情小說劇。從「上癮」到「瑯琊榜」，在我的認知裡，這是大陸整個文化產業結構至今不能被企業依附主流市場邏輯的資本壟斷，文化的發展也有龐大的民間支持基礎。反而台灣從官方到網路空間民主化近 30 年來，都沒有像樣的可以激動人心的腐文化。究竟保守的是哪一方？我們要從情緒建立起一個認識的過程，民主和西方現代文明的認識位置到底要怎麼樣去建立出來？或許我們可以回身看一下所謂中國這一個位置到底要怎麼去建立身分或認識，以重新打造一個認識的想像。謝謝。

王蘋：我有點回應，臺灣的同志文化人當時被熱情的邀請去以色列參觀，回來也出版了現在非常暢銷的男同志的自白，然後臺灣的同志影展從來不會少了以色列的電影，非常多而且很好看，男同志片子特別好看。我覺得今天 Sarah 提供的資訊其實是很有意義的，過去我們在同志團體推動很多議題的時候都會聽到一個很有趣的質問：這議題跟同志有什麼關係？早年我們去反戰，針對伊拉克戰爭我們有些想法，但是同志團體很難動，因為他就問你說：欸，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難道同性戀去當兵就容易死嗎？就是說他一定要看到跟他自己非常非常密切的身體連結。我覺得很多議題是還蠻重要的，就是如何讓同志團體可以多看到一些比較社會脈絡的議題跟我自己做為 LGBT 這個身分之間的關係。我想洪凌剛剛批評的非常清楚，臺灣的很多 LGBT 認為自己可以過得好一點，為什麼不可以？那我們要怎麼回應這些聲音？我覺得今天的對話是很需要我們持續關心的。

洪凌：我只講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安理會中曾經投下唯一反對票，我覺得這是有意義的。其次，我覺得不能那麼簡單去說官方不重要，但是我講一個我自己比較熟的，這兩個學期都在上藍博洲的文本，藍博洲說台灣早期台共的確是民族要解放，中國要一起解放。這些台共黨人在闡述理念時說，我不會逼所謂喜歡我或我喜歡的人結婚，我甚至會鼓勵某個可能喜歡我喜歡的人的人，然後鼓勵他們結婚。這在現代聽起來可能比前現代更不可思議，但是我認為它反而可能有點觸及到目前穩固家庭派正在設想的一些東西。我提一個例子，藍博洲在《臺灣好女人》中所寫的一個人物叫做高草，她的傳記很具體地寫出人民的解放跟某種程度上高草個人生命相關。她可能是或者不是 LGBT，她可能不想跟這個男的結婚，所以把這個男的推向另外一個女人，這都不重要。但是我認為那個生命史之所以重要，也的確和性與性別不可切割，可惜很多直男左派沒有辦法看到。但是如果談一個更大的東亞連帶結構，只談女性很重要，我認為都是不夠的，謝謝

大家。

卡維波：情僧講的是「認識的欲望」，如果我們很想知道奧斯卡是什麼東西，這個世界觀是有問題的。但是我覺得剛剛洪凌講的其實不是說國家不重要，而是說我們這個對文明的慾望，我們覺得自豪，我們排隊、不隨地大小便等等，但是其實在被我們貶棄的那些東西裡面充滿了非常多有意思的慾望，就在那裏，我覺得這大概也是情僧的想法。

何春蕤：一開始我提到臺灣目前的同志文化越來越單一化、文青化，也許我們也可以往今天聽到的很多其他方向繼續再開發可以思考的空間。謝謝大家的參與，也希望大家能夠繼續看我們網路上的文章，參與我們性／別研究室未來舉辦的活動，謝謝大家。謝謝台上的引言人。